

## 饭场与古树

□侯诤望

有农村经历的人,都知道饭场。尤其到了夏天,村里的人吃饭一般少在屋里,大人小孩端了大海碗,盛满一碗或干或稀的饭,聚集到饭场来,听人们海阔天空、中国外国,城里乡里地侃大山。饭场往往在村里的某棵古树下,自然形成,规模不定,是村子的政治、文化中心。

还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了。我们村的饭场是在一棵老槐树下,那棵老槐有汽油桶粗细,两个小孩合抱都抱不住。槐树长在我们前街上,街下是一条窄窄的小路,斜斜地伸向下面的河槽。槐树到了夏天,枝繁叶茂,浓荫遮盖了小半条街。每当中午,下工的汉子们会聚在这里,光着膀子,露着脚板,让孩子们把饭端在手上,听村中有学问的人叨古论今。我那时十分向往这个美妙的时刻,在这里,我能听到许许多多我所不知道的新鲜故事。到了晚上,暑热难耐,吃完饭的人都不愿离开,大家一面消暑,一面享受着一天的精神大餐。我就是在这样的地方知道了中国有部书叫《三国演义》。那是我们村的来拴大爷有一天晚上和人讲起了关公和赤兔



马,有人说那马不吃草,只吃土,所以叫“吃土马”,有人说不,因为那马跑得比兔子快,所以叫“赤兔马”。对方就说了,那为啥不叫“兔马”偏叫“赤兔马”呢?为此两人争得面红耳赤,互不服气,最后也没个结果,所以印象深刻。

那晚上有月朗照,月光透过槐树的枝叶,稀疏疏洒下一街的银辉。街下的玉菱地一片墨绿,青蛙的歌唱也分外响亮,总之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夏夜。

我生长在山区,满山满坡都是树。一到夏天,我们仿佛置身在一片绿海中,走在树林里,就像走在巨大的凉棚架下,那种惬意很难用语言来形容。村四周有许多古树,槐树、柳树、榆树、核桃树、松柏树等等,大都是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老树,我们这些小孩子几乎见怪不怪了。

有一年,大约在我十来岁的时候,饭场边的老槐树被砍掉了,人们再吃饭的时候,就很少到那里了,饭场转移了阵地,挪到了距此不远的另一棵大树下。那是一棵核桃树,长在前街下面的小街上。从前街到小街,有二三十米的距离,经过一道窄窄的小巷,就到了那棵核桃树下。小街其实是半条街,核桃树在街的西部尽头,那里有一处高高的台阶,可以下到河槽里。核桃树叶上容易生毛毛虫,过去有老槐的时候,村民一般不到这里,现在,老槐伐了,只好聚集到它下面来。

对于古树的深刻记忆应当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。有一天上午,我们刚刚下课,就见我父亲躺在一棵老榆树下,和村里许多人争执。我们学校设在一处叫神房的庙院里,院门里是两棵上百年的古柏,院门外还有两棵古松,在距离古松正北面的操场边,有一株直插天际的古榆树。榆树的皮粗皱皱黑,像沧桑老人的脸。树粗需两个成年人合抱,想来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据说村里决定要砍倒换钱。那时我的父亲已经不再是生产队长,也已经不能够运用

他的权力来阻止这种急功近利地对古树的破坏了。于是他只好耍赖,躺下,面红耳赤地跟村里的新干部们讲理。我父亲坚守到人家同意不伐,才从地上爬起来。谁知道,后半夜,人家就把树砍倒了,等他第二天再来时,木已成舟。我父亲急得跳脚骂人,但有什么用呢?

这件事使我对古树有了新的认识。我问过父亲:一棵树砍就砍了,你何至于发那么大的火呢?父亲说,砍树容易,要让一棵树长那么高大谈何容易?那要几百年的时间。咱还没有穷到卖祖宗产业的时候,为什么非要砍掉哩!

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对树的认识,这就是我的父亲对一个孩子的启蒙教育。从那天开始,我对树木有了一种别样的感情,我把它当作一种与人一样有生命的东西来对待。这种情愫直到现在仍然保留在我的血液中。以后,从课本上,我又知道了关于树木、森林对地球、对人类的好处,我从心底里更加敬佩父亲了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考学离开了我的小山村,离开了我们村那泛着绿波的古树、森林,离开了启蒙我知识的饭场。20世纪80年代,我们全家也举家迁离了那里,我不知道,我的故乡现在怎样了。

今年回去与父母过春节,闲里说起了父母的身后事。父亲问我,等他百年之后,是让他回老家,还是留在现在居住的地方。我想听听他的意见,他却没有直接回答我,而是说,老家现在许多土地已经退耕还林了,村里有个叫文尧的年轻人甚至还成立了个什么公司,专门搞植树造林。现在村里又是满山满坡的绿了。说到这里,他叹了口气,说:“唉……可惜好多古树都不在了,连那棵能打几十口袋核桃的老核桃树也让人给砍了!”话语中透着深深的遗憾。

我顿了顿说:“您是不是想老家了?”父亲笑了,笑得像一株溢满花香的老槐树。

## 生活散记

## 月季花香满校园



清晨,漫步校园,松翠柳绿,一片生机。主楼旁和实验楼前的花池里,月季花饱满丰盈,玲珑剔透,香味浓郁,如朝霞和着凝露初开,娇艳欲滴。我忍不住随手拍了几张影像,想将月季花的丰姿永存在记忆深处。

“月季只应天上物,四时荣谢色常同。”月季属蔷薇科植物,又名长春花、月月红。在我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栽培历史。相传神农时代就有人将野生月季挖回家进行栽植;汉代时期,宫廷花园内已大量栽培月季;唐代以后,月季更为普遍。宋代时,月季开始出现于文字记载中。文学家宋祁在其所著的《益都方物略记》里曾描述月季为:“此花即东方所谓四季花者,翠萼红花,属少霜雪,此花得终岁,十二月辄一开。”至明代,北京城内有关月季种植,以供宫廷摆设使用。清初,月季的栽培品种大大增加。清代许光照所著的《月季花谱》收集有64个品种之多。

月季因四时开花的特性与顽强生长的姿态,被赋予四季平安、坚韧不屈、顽强奋进的精神象征。宋代词人苏轼的“唯有此花开不厌,一年长占四时春”诗句,赞美了月季花开长久的特性。宋代诗人杨万里的“别有香超桃李外,更同梅斗雪霜中”诗句,将月季与梅花相比,赞誉月季高尚的品格。宋代诗人董嗣杲“酴醾倚娇承舞雪,瘦枝扶力借柔风”的诗句,借美人写出了月季娇艳欲滴,婀娜多姿的身影。月季的花形优美大气,花朵大而有神,香味浓郁,气质天成。且花色纯正明快,花瓣质地较厚,极耐风雨侵袭,特别是花期长,一年四季都能看到它的身影,很受人们的喜爱,因而广泛用于园林、绿化、家庭等场所。

月季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。花可提取香料。根、叶、花均可入药,具有活血消肿、消炎解毒的功效。中医认为,月季味甘、性温,入肝经有活血调经、消肿解毒之功效。由于月季花的祛瘀、行气、止痛作用明显,所以常被用于治疗月经不调、痛经等病症。此外,女性常用月季花瓣泡水当茶饮,或加入其他健美茶中冲饮,还可活血美容,使人青春长驻。

在学校实验楼前,两条月季花带,绚丽多彩,仿佛是两条色彩斑斓的绸带,在夏风的吹拂下冉冉飘动。而在实验楼旁的那条花带越过了万年青,绽放五颜六色的花朵,红的似火,粉的如霞,白的像雪,黄的胜金……每一种颜色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,让人不禁咏出“夏色满园关不住,一片花海升起来”的诗句,修剪整齐的万年青是一道绿色的墙,月季花就是墙上旺盛的花海。走进校训石边的月季花坛,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的世界,细腻的花瓣层层叠叠,宛如仙女的裙摆,轻盈而飘逸。花蕊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,吸引着蜜蜂和蝴蝶前来采蜜。而在高三教室楼外的月季花,风韵极佳。枝干上长满了分枝,开出一朵朵娇艳妩媚、热情奔放的花朵,仿若激扬的洪波,荡漾着动人的舞姿,引得路人驻足观看。月季的花色有红、粉、白,玲珑剔透,娇美可人,极像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,展现着自己卓越的丰姿。

傍晚,徜徉校园,风移花动,珊珊可爱。走近前去,细细观看月季花的情影,竟然发现,即便是一枝月季花上,花朵也各异,有的争奇斗艳,有的打卷凋谢,有的蓄势待发,自始至终保持着旺盛的势头。抬头望望教室灯火通明,莘莘学子正挑灯夜读:有的奋笔疾书,有的默默地看书,有的在静静地思索,就如同院子里的月季花,也自始至终保持着旺盛的势头,准备迎接人生大考。室外月季,室内学子,两相辉映,构成了校园最美的风景。

(尧 天文/文)

## 诗词曲赋

## 端午节(组诗)

□泓泉

## 汨罗江边听琴

汨罗江的波纹撩拨起月亮的琴轸  
《天问》的音韵流淌着悲怆  
指法细腻,探进诗人的胸膛  
轻抚慢捻,木质的纹理在琴壳上流淌

不经意间弹出五色线、米酒  
艾草葱茏,粽子飘香  
藏于弦槽的一腔爱国情怀顺着指尖  
跃动。欸乃声声  
龙舟领着沿岸的灯火渐行渐远  
只剩一块悲愤的石头  
和青衫里的忧伤

## 一个徽音的弹奏

一个徽音的弹奏  
击中了社稷的软肋  
一声颤音如泣  
摸到了龙舟的凝重  
一把琴收回千年往事  
浇灭了夏天某个节点的疼痛

## 词句填满诗人的江山

白米和红枣因了一位诗人  
黏合在一起  
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两千多年前的故事  
灶台上的汨罗江即将  
和它们一起沸腾  
四溢的香味引诱着味蕾

选定一枚粽子  
蘸上米酒一起痛饮这汨罗江的水

激起的万朵浪花  
追忆着离骚的回响

跳入锅里  
跳入汨罗江  
一颗觉醒的灵魂  
拯救不了江山  
却将文字的神韵推向高峰

关于家园的句式  
或悲伤或欢聚  
或清醒或踟蹰  
一些词句早已填满诗人的江山

## 香气溢满端午枝头

时间抱紧糯米  
罐装的风暂时不去流浪  
琥珀光盛满翠绿的艾叶  
用五色线截住汨罗江的水  
让香气溢满端午枝头

一个纪念日就这样被反复提起  
《天问》氤氲着整个五月  
米酒的温热还在胃里发酵  
随滔滔江水,一路流下

曾问鱼虾粽子的滋味  
那边没有任何回答  
只看见  
一块块汀步石  
将身处江湖中的人  
一次次渡上了岸



## 为端午写生

端午节的到来  
让艾草风在我的心里刮起  
每一根艾草都在原野  
弯成一个上弦月的姿势  
我似乎听到了一个诗人在风中吟唱《离骚》

糯米穿上绿色紧身衣  
走进沸腾的岁月  
在一次次打磨和锤炼下  
散发出祭奠的清香  
尝试用赋比兴为端午写生  
龙舟上装满粽子、米酒、凉糕  
留白处有五色线编织的手镯、项链  
月波下,纤夫的号子层层叠叠  
包裹着伟大的灵魂

《天问》像一道闪电,划开江水  
一颗不屈的灵魂纵身一跃  
把自己种进汨罗江的诗行  
从此,这条江成了世人的礼赞